

古文辭類纂

雜記類六

古文辭類纂五十六

蘇明允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殞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髡髮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殞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于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

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擬推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寂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

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畱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  
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  
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  
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  
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窮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  
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  
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  
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  
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  
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  
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  
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

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于斯雖然于吾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善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噫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

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  
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  
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闔闢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  
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  
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室嚴嚴  
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  
京師公像在堂

蘇子瞻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  
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  
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  
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  
勝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

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鶴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也余心方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窾與風水相呑吐有窺坎鐘鎔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窺坎鐘鎔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

人不余欺也事不自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子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可以小自信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子瞻超然亭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  
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惟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  
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  
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彼游于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

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旣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

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  
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子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  
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子弟  
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子之無  
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蘇子瞻游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  
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  
音曰暗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  
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曰月也而  
魋以爲可得而毀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  
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以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  
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

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  
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  
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  
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  
歌闋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適王  
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蘇子瞻韓魏公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  
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  
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以愧于伊周矣而  
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之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  
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  
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別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

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城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以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以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以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于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旣不以其所有自多

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于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于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于邱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楊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

蘇子瞻靈璧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璧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翁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

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芰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莫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絲未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辟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又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

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陀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櫟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

日出江水伏息予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  
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予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  
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  
畱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  
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  
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  
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  
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予瞻每  
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斤其所據  
亭得以廣予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  
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予瞻於是最快樂昔余少  
年從予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予瞻未始不褰裳先之  
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

顧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倦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蘇子由東軒記。

余旣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濱水患尤甚旣至倣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畫則坐市區鬻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暮歸筋力疲廢

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紲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冒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于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死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汚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

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  
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  
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旣以謫來此雖知桎梏之害  
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衰而憐之使得歸復田  
里治先人之敝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  
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合門雨氏  
兩輝家譜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尊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上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幅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

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  
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  
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  
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  
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  
於天下斷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  
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與焉蓋廟之作出于  
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  
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  
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  
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  
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  
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

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  
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  
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  
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  
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  
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  
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  
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  
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  
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  
易成之材雖拘于法限于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  
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  
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日

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王介甫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善前人名妣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稿之衆吏而自李絃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銕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闔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

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于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位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王介甫遊褒禪山記。

茅順甫云逸興滿眼餘音不絕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

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當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

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  
又不隨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  
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  
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  
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  
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  
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王介甫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  
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  
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粗枝以上  
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

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歟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于天子或貴于士或辱于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子之所以嘆也

王介甫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sub>據按隸字本晉韻</sub>農夫也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之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四句立自

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  
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  
父或以錢幣丐之父利其然也曰板仲永環謁于邑人不  
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于舅家見之十二  
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間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  
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  
受之天也。賢于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于人者不  
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則爲衆人今  
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

晁無咎新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  
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虬  
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

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鳥黑如鵠鵠赤冠長喙俛而啄礲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晤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頸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旣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干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兀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旣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所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歸熙甫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闌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漏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檣往往而是東大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離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于中閨先妣嘗一

至姪每謂余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姪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姪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姪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厨人往從軒前過余屬牖而居人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頃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元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罷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周井之蛙何異余旣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

歸時至軒中從吾問古事或憇几學書吾妻歸甯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于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歸熙甫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余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三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賴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宏遠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余旣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於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生平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攜家西去余歲不過三四月居城

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墻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家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緣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于雲煙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

歸熙甫見村樓記

昆山治城之隍或云卽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于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菴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

于江右南昌之官廩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充汴楚之境  
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濱延實無不識也獨  
于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  
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于城闈之上前俯隍水遙  
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  
映帶延實日焚香洒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聞  
過之延實爲其飯念吾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  
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  
幼子飯悲恨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  
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櫺常至暮悵然而返今兩人者  
皆亡而延實之樓卽方氏之故廬余能無感乎中丞自幼  
攜鋟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經皆可指  
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余可以爲

輓父之母乎。延寶既不能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早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寶在勉之而已。

歸熙前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余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唯石壁房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慈谿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愛文好士，不爲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爲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于此耶？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爲主人。余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

烈風暴雨岸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歸熙甫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  
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吾妻之家  
在焉余獨愛其室中閒靚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  
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繞而東  
風帆時過于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刹浮屠  
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余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  
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  
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軼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  
壘之民戶而視之社而稷之而余居于此竟日閉戶二三  
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于荆棘之中余妻治田四  
十畝值歲大旱用牛挽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

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嘵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歸熙甫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焉尙有西子之遺跡若虎邱劍池及天平尙方丈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攀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

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于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慙慄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廣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于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廷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歸熙甫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爲縣始于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五年爲綏州雜州七年復爲長城梁開平元年爲長興元元貞二年縣爲州洪武二年復爲縣縣常爲吳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兵克長興耿侯以元

帥卽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既滅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爲縣至今若干年矣遡縣之初建爲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爲長興又若干年矣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武以來爲縣者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于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蓋有矣而文字缺軼遂不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略可概也抑其傳於後世者旣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于當時又豈盡出于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無間于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爲後之承于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爲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于今也

歸熙甫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

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爲新堂  
仍以遂初爲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  
山水有高尙之志故爲此賦其後涉歷世塗違其夙好爲  
桓溫所譏文簡公歷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  
以遂初爲況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傳說呂望之徒起於  
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  
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  
助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  
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于  
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  
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  
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  
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己者當宋皇祐治

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穎  
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  
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  
疾病恍惚宮闈戚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  
然二公之言已行于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  
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  
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人都孔  
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  
亦不能無慨于中也已

劉才甫浮山記

浮山自東南路入曰華嚴寺寺在平曠中竹樹殆以萬計  
而石壁環寺之背側立千尺入天其色紺碧相錯雜如霞  
春夏以往嵐光照遊者衣袂踰寺東行循九曲澗登山之

半日金谷巖大石中空上下五十尺東西百有二尺裝  
巖爲殿架石爲樓盤壁爲石佛而棲丈六金像於其中其  
石宇覆蔭佛閣而宇之峻削直上者猶二丈餘望之如丹  
障四時簷溜滴瀝其左爲僧厨厨亦在巖石之中巖之北  
壁有洞窺之甚黑以火燭之深邃殆不可窮丹障之西障  
垂欲盡石坼而水出小橋跨之過橋而巨石塞其口沿澗  
曲折循石罅以入至其中則廓然甚廣而圓如覆大甕如  
螺螺旋折而上上有複閣其頂開圓竅見天飛流從中直  
下數十尺如噴珠然巖底四周皆石岸可容百人可步可  
環坐而觀焉以石擊其壁響處處殊燃火礬於其中則如  
崖崩石裂聲聞十里外其中水澑爲石池溢而至于巖口

則伏而不見此所謂滴珠之巖也若時值冬寒雨雪或凝爲冰柱屹立巖石之下尤爲瑰麗

聞虛之峯緣蘿巖在焉峭壁倚天古藤盤結石楠女貞相  
與欹側被之無寸土而堅而壁石中坼一罅水從罅中出  
注而爲垂虹之井出金谷而左陟其肩有大石穹起當道  
兩根中虛如植玉環而埋其半於地自遠望之天光見其  
下如弦月焉其旁怪石森列如獅如象如鸚鵡其衆不可  
名狀而首楞巖在獅石口吻內其中鑿石爲几榻可奕可  
飲可以望江南九華諸峯如在宇下自首楞緣仄徑西行  
有泉滴瀝不斷者上方巖也往時泉漫流懸注金谷之額  
自巖僧鑿石連規引其水入廚而金谷之簷溜微矣自上  
方復西行有坪坡廣可數畝其形如漏卮其口則滴珠之  
飛流所自來也自華嚴之寺西行徑山麓田野中至松坪  
入之甚深而隱背金谷而當出之豁者會勝巖也巖縱三  
十尺橫五十尺卽巖內爲殿而架閣于其右一日坐閣上

值大雷雨雲霧竊冥閣前老松數十株隱見雲際森然如  
羣龍欲上騰之狀自巖左拾級而上爲堂三間曰九鼎之  
堂石三面抱之門外植四松松下則會勝之簷澑也會勝  
之右有巖曰松濤有洞曰三曲洞中乳石成柱委宛彎折  
而古木蒼藤蔽虧掩映冬夏常蔚然有泉泠然出其下南  
流入峽中而朝陽洞在峽西石壁之半梯之以登至亭午  
日景始去自會勝左出石壁西向巖洞鱗次曰棲真曰棲  
隱曰翠華曰枕流而五雲巖在翠華之上望之如層樓至  
壁之將盡則嵌石覆出如廊廊西乳石下垂如象蹄對峙  
爲柱者二如闢三門焉金谷巖洞類宮廷會勝廊成列肆  
自三門南出有石龍蜿蜒南行數百丈人亭其上左右皆  
俯臨大壑羣木覆之溪水自陰翳中流去鏘然有聲自三  
門左轉一徑甚狹垂泉爲簾者雷公洞也中有石池以圓

人雷鯉讀書於此故名自會勝迤西而北入石門則山之頂也其上平曠天池出焉有大小三天池菰蒲被之鰣魚羣戲於其中又有大石坦夷上可立千人石理成芙蓉經雨則紅艷如繪石盡則菜畦麥隴彌望如在原野畦隴盡則又出石骨坡陀其側可以俯瞰連雲之峽而危險不可下連雲峽在會勝石龍之西峽三方皆石壁如城而闕其西南一面有巖在峽口之右石罅如蜂房架石爲寺鑿石爲磴而登之冬時得南日最暖自寺左行有崖巍然高覆其承雨澑者歲久正黑雨所不到石色猶赭赭黑相間斑駁不可狀崖腹有巖曰野同自野同又左崖簷有泉懸注側足循危徑以行人在懸泉之內至峽之將盡有巖石理凹凸纖密如浮氈如浪波之沄沄而崖簷之泉鏗鏘擊越如聞風濤之聲名之曰海島出連雲之峽又西北行有巖

日壁立之巖卽巖內爲殿而於其前架樓以居其上有重  
巖曰石樓其下有井不涸其前有石臺臺之下有洞曰鼎  
爐其右有泉自峽而出曰桃花之澗跨澗爲橋澗以全石  
爲底雨後泉穿橋而墮遊其下者自鼎爐以趨桃花之洞  
則必越澗之委仰見飛流如噴雪其聲轟然人語不能相  
聞也踰橋而西有巖石壁陡立不可入乃穴石爲門架石  
爲樓而居之名之曰牖月循其西壁而轉有小洞洞內右  
穴如蜂房其數蓋百有八名之曰總巖壁立之右有巖曰  
半月折而北有巖高敞曰西封舊有大石可羅百席石工  
採其石以去既久而窟積水深二丈焉有巖三不知其名  
皆可游又其西則雲錦廊也自壁立之左南出石壁峭削  
不可攀好事者鑿石爲磴磴纔受足凡百餘級五折而上  
名之曰繞雲之梯自壁立來者上梯以瞞天池自會勝來

者下梯以趨壁立繞雲之南有巖曰披雲登其梯之半其旁有洞曰夏玉浮山在桐城縣治之東九十里登山而望之蓋東西南北皆水匯而山石嶺嶼空虛幾欲乘風而去故名之曰浮山是山也自檣山迤邐而來北起而爲黃鵠峯峯之西石壁削立千尺上豐而下斂其勢欲傾有洞在其上曰金雞大如車輪四分石壁而金雞高得其三崩絕不可登當其蹙然下斂有二巖曰畢陶臨水而幽曰晚翠日西夕則巖受之蓋與朝陽之洞平分一日云黃鵠之南有巖曰摘星地峻而險其徑不容足巖之前有絕澗橫焉游者皆苦其難至自摘星而下其右有甕巖其口隘而其腹甚廣其左有兩石屹立高數丈中距二尺許若人斧以斯之者名之曰夾柂之石石之右斷虹峽也峽中有洞曰涵蒼曰橫雲自黃鵠東南復起而爲妙高峯妙高者浮山

之最高處也峯之半有巖曰凌霄登之則飛鳥皆在其下自妙高之凌霄折而下至西北直上又得醉翁之巖下臨平原其巖石覆壓欲墜有僧構而居之廁櫺皆如支柱然中有泉甘冽異於他水其旁有關巖他巖三面石而此獨四面一戶一牖皆石以爲之自妙高東南再起而爲餘萊峯餘萊之南則華嚴之背所謂石壁削立千尺者也壁有洞二日定心曰寶藏自定心寶藏而東有洞二日長虹曰劍谷登妙高餘萊之巔其間多大石皆奇有一石直立餘萊峯上當額一孔如秦碑而其下方石整立如連屏招疊烺然可數自黃鵠北迤是爲翠微峯翠微峯之西南壑中其水流而爲胡麻溪由石龍之左循溪以入其石壁之洞有三日深遙日石駐日蛾眉折而南有小峽峽有巖曰談元出峽而北有石梁二相並而跨於溪上溪以全石爲底

而仰承二梁爲一石名之曰仙人之橋雨則登橋而下見溪水之奔流霧則橋下可通往來可羅几榻而居之自翠微之東別起而爲抱龍峯抱龍與餘萊並峙金谷之前金谷則黃鵠之東面也登抱龍之頸有大石上平如砥日露臺四望無所蔽而風自遠來甚勁立其上則人輒欲仆臺之後有洞穹然跨峯之脊左右豁達自東入則西見山之林壑自西入則東見野之原隰臺前有老松枝幹蚪曲葢千歲物云自翠微西衍是爲翠蓋峯自翠蓋轉而西南則會勝連雲壁立嘯月諸巖也自嘯月而更西北浮山之西面也從其西以望之山如石凡正方而丹邱一掌二巖並立方凡之下山之北戴土無巖洞而山中有青鳥其聲百囀獨時時往來於白雲金谷之間他山未之見也又有鳥狀類博勞日將入則鳴其聲如木魚

劉才甫寶祠記

桐城縣治之西北有竇祠邑之人所建以祀蜀人竇成者也明之亡流賊將破桐城成有救城功故邑人戴其德而建祠以祀之也當是時賊攻城甚急城堅不可卒下賊時去時來巡撫安慶等處部將廖應登率蜀兵三千人爲防守時賊不在應登將兵往廬州經舒城方解鞍憩息而賊騎突至遂劫應登去賊顧謂應登曰今欲誘降桐城汝卒中誰可遣者應登曰宜莫如竇成賊問成若能往否成許之無難色賊遂以二卒持兵夾成擁至城下使登高阜呼城守而告之成諦視見所與相識者乃大呼曰我廖將軍麾下竇成也賊怒我誘若令降若必無降若謹守若城且急使人請援賊今穿洞洞皆石骨不可穿計窮且去矣夾成之二卒卒出不意相顧驚愕遂以刃劈其頭腦出而死

自是守兵始無降賊意益晝夜謹護城而密使人之安慶  
請援援至而城賴以全當明之季世流賊橫行江之北鮮  
完邑焉而獨以蕞爾獨堅守得全雖天命豈非人力哉成  
本武夫悍卒然能知大義不爲賊屈捐一身之死以卒全  
一邑數萬之生靈有功德於民則廟而食之宜矣彼其受  
專城之寄百里之命君父之恩至深且渥也賊未至而開  
門迎揖者獨何心歟夫以一卒之微而使一邑之搢紳大  
夫莫不稽首跪拜其前豈非以義邪又況士君子之殺身  
以成仁者哉吾觀有明之治常貴士而賤民誦讀草茅之  
中一日列名薦書已安富而尊榮矣繫官於朝則其尊  
至於不可指而百姓獨辛苦流亡無所控訴然卒亡明之  
天下者百姓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劉才甫遊凌雲圖記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非山水之能娛人而知者仁者之心常有以寓乎此也

天子神聖天下無事百僚庶司咸稱厥職乃以莅政之餘暇翛然自適於山岨水涯所以播國家之休風鳴太平之盛事施廣譽於無窮者也南方故山水之奧區而巴蜀峩峨尤爲怪偉奇絕昔蘇子瞻浮雲軒冕而願得出守漢嘉以爲凌雲之游古之傑魁之士其縱恣徜徉而不可羈縻以事者類如此與吾友盧君抱孫以進士令蜀之洪雅地小而僻政簡而明民安其俗從容就理於是攜童幼挈壺觴逶迤而來攀緣以登坐於崇岡積石之間超然遠矚邈然澄思飄飄乎遺世之懷浩浩乎如在三古以上於時極樂旣歸里閑居延請工畫事者畫盧公載酒遊凌雲也古今人不相及矣昔之人所嘗有事者今人未必能追步之

也乃子瞻之有志焉而未畢者至盧君而遂能見之行事  
則夫盧君之施澤於民其亦有類於古人之爲之邪於是  
爲之記

合 懿 爺 氏  
勑 裕 家 謂

篇銘類

古文辭類纂五十九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蘆按子雲本傳云箴莫善於虞箴

州箴藝文志以州箴列於儒家此本

錄從藝文類聚別無善本蓋多舛誤子雲文尚奇詭而趙充國頌及此文獨不易蓋箴頌之體宜爾也漢武帝元封五年神爵何史部十三州晉書地志以冀幽并充徐青揚豫益涼及朔方交趾是爲十三部而田仁於天漢太始三河刺史而有司隸是武帝時共十四部也昭帝初以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則司隸但有三輔宏農河南其後成帝罷刺史置州收京帝始後刺史而卒又改爲州收焉司隸之官成帝時省哀帝時復然哀帝雖復其官但屬大司空比於司直故本紀謂之正司直司隸蓋自是佐三公朝廷不法者而已不復如成帝以前之督部諸郡三輔更屬於豫涼二州矣但史言之不詳耳至平帝元始三年始分屬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其州名史亦不詳猶賴于并州而交趾謂之交州王莽奏改州名云漢家十三州州名及坂界多不應經此箴首必引禹貢所謂應經也平帝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其交州箴內亦述及焉然則其文必平帝時作當時工莽既改州名頤張其事蓋使人定爲地圖之書今漢書地理志所本者是也故地理志書戶口獨理元始二年知其與州箴同時有也志內每郡國必曰屬

某州而三輔宏農河東武都隴西金城天水十餘郡獨不  
皆莽所屬此其舊書必曰屬雍州也班氏以雍州乃王莽專  
擅時所置之名故刊除之爾其實志內某郡屬某州大抵  
應經者皆不復可詳也自是迄莽之亡皆十二郡建  
武中興改雍州爲司隸而復設涼州乃復爲十三郡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表以  
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  
炫云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衡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  
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列藩王  
仰覽前世厥歷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  
不遺危周室自怙云焉有子驥六國奮矯果絕其維牧臣  
司冀敢告在階

右冀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  
繩綺濟漂旣通降邱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毫盤庚北渡

牧野是宅丁感雖堆祖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  
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祚伊奔走致大威命不凡不震  
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旣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  
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  
必懼人殃箕子歎歎厥居爲墟牧臣司充敢告執書

右兗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  
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  
在邱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御御失其度周室  
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旣沒周卒陵遲  
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  
執矩

右青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諸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瀦有刊  
有蒙孤桐蠻珠泗沂攸同實列藩蔽侯衛東方民好農獵  
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祇不恪沈湎於酒而忘其東作天  
命湯武剿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於琅邪姜姓絕苗田氏  
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  
敢告僕夫

右徐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濱彭蠡旣瀟陽烏攸處橘柚羽貝瑤琨  
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獮矣淮夷蠢蠢荆蠻翩彼昭王  
南征不旋人咸蹕於垤莫蹕於山咸跌於汚莫跌於川明  
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  
誅逢下益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  
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

不匡句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  
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勤屢省舜盛欽謀牧臣  
司揚敢告執籌

右揚州牧箴

幽幽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洚荆衡  
是調雲夢塗泥包匱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  
世世以饒戰職慄慄至桀荒溢日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  
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  
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  
道先彊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右荊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泉漆惟用攸成田田相峯廬廬  
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鵠墟四隩咸宅

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靡暫  
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  
成康孔甯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母曰我大莫或余敗毋  
曰我彊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於于南巢成康太  
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至赧爲極寶  
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右豫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鱗煙  
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墮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遠近底貢  
磬錯砮丹綠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  
桀紂酒沈頗僻遐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  
幽厲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舉遂國  
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

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右益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閭闔畫爲雍坂上侵積石下礪  
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主常失  
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富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  
六國顛沛上帝不甯命漢作京隴山以祖列爲西荒南排  
勁越北啓疆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  
袞牧臣司雍敢告贊衣

右雍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逼伊昔唐虞實爲  
平陸周末薦臻迫於獯鬻晉溯其俗周使不阻六國擅權  
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疆秦北排蒙公城疆大漢  
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

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  
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旁

右幽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  
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  
不享爰賴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  
日用爽踐旣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難斃於驪阿太上  
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粹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右并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開闢不羈  
不絳周公攝祚白雞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  
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於季艱遂入滅亡大漢  
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

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散告執憲

右交州牧箴

揚子雲酒箴

子猶餅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淵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經徽一旦重礙爲賞所輜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酣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崔子玉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

寔守愚聖所藏在涅貴不繙曠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  
氏誠剛彊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  
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張孟陽劍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  
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  
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  
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  
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趨起形勝之地匪親  
勿居背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  
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  
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旣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  
勒銘山阿敢告染益

韓退之五箴

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誣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讐前之所惡今見其減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讐言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顧肺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憚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睦睦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干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

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甯終莫能戒旣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李習之行己箴

人之愛我我度於義義則爲朋否則爲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甯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於惑內省不足愧形於顏中心無佗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於戮慢謔自它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於此其何不爲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己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爲我師

張子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

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惄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干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達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願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鋤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甯也。

蘇子瞻徐州蓮華漏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劄物之智問於天

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舊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禡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改作而請銘於軒  
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日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崑崙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驟風雨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

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

蘇子瞻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既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旣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筦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縵覽觀山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平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蕭韶九成來鳳皇而舞百獸者旣已粲然

畢陳於前矣

古文辭類纂五十九

卷五十九

九

合河蒲氏  
朝輝家譜

揚子雲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旣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袁宏三國名臣序贊。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于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繕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離不同且跡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

美所肩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一入升而唐朝盛伊呂用  
而湯武甯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  
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  
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  
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  
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明  
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  
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才於  
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  
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  
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  
不患宏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  
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

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嘗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墮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而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偏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旣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宏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

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  
懼於前來皆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  
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  
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  
終願託受遺作相嗣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  
體納之無私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  
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  
參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  
輒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奢慘而已哉然而  
杜門不川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  
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  
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  
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

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贊云

火德旣微運經大過洪鵬扇海二溟揚波虬虎雖驚風雲  
未和潛魚擇淵高鳥俟柯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  
爭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英英  
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  
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俱碎達人兼善廢己  
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人終明風槩公達潛朗  
思同蓍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遘此顚沛神情  
元定處之彌泰愔愔幕裏算無不經亹亹通韻跡不蹕停  
雖懷尺璧顧哂連城知能拯物恩足全生郎中溫雅器識  
純素貞而不亮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  
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行不  
修飾名節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雀生體正心直

天骨疏朗牆宇高嶷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  
荆棘人惡其上時不容哲琅琅先生雅仗名節雖遇塵霧  
猶震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  
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荅  
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民未知德懼若  
在己嘉謀肆庭謹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  
道映天下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身全  
由直跡洿必偽處死非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  
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微愛旣同情理  
兼判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元伯剛簡  
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  
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棄先覺  
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

迭用苟非命世孰掃氛雲宗子思甯薄言解控釋褐中林  
鬱爲時棟士元宏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  
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  
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旣陳霸業已基公琰殖根不忘  
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旣羈勤負荷時命推賢恭己  
久而可敬公衡冲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  
不造假嗣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民心將變  
鳥擇高梧臣須顧晦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  
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  
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子布擅名遭世方櫻撫翼  
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謀匡此弱道  
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  
忘身成此南面寶山老臣才爲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

貴在無猶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子瑜  
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  
豈無鶴鵠固慎名器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  
獻替謀甯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元嘆穆遠  
神和形檢如彼白圭質無塵玷立行以恒匡上以漸清不  
增累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  
屢擢逆鱗直道受黜嘆過孫陽放同賈屈訛訛衆賢千載  
一遇整繕高衢驥首天路仰挹元流俯宏時務名節殊塗  
雅志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置尙想  
遐風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儕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敎游於鄉之校  
衆目罵罵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日何患焉可以成美夫

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惟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乎天下不更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旣而又思曰

尙可什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

爲誨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驥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廄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蘇子瞻文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旣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罪罪乎

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  
若流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  
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  
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  
可勝計也嗚呼哀哉